

古塔疑案

偵探小說精選

7
Rohdfee

海春江書局印行

偵探小說精選

第七集

古塔疑案

徐疾編選

上海春江書局印行

偵探小說精選

第七集目次

古塔疑案	一
假指紋	一三
乒乓球命案	一六
播音台血案	三四
失珠奇案	五二
奪寶案	七一
偵探術測驗——一個故事	七九
周密的犯罪	八〇
弄巧成拙	九〇
黑影畫	一〇〇

六集偵探術

測驗答案

鮑爾溫說：「克羅斯先生把指頭暗中指，指叫我注意。」他忘記了那時克羅斯已經暈倒在地上。顯然這是不可能的。可見鮑爾溫是說謊，如果他不是心虛，根本不用說謊。

古塔疑案

警長培許負了官方的使命，那晚上搭夜車離開巴黎，往麥佐利鄉村去偵查那件神祕的「古塔疑案」。他到那裏的第一樁事是去訪那年代久遠的築在克留斯河灣里的大別墅。

他到了別墅，會見了主人卡雪文。那古塔自從成了卡雪文產業的一部份之後，他就熱切的要請培許到那邊去的。

他們穿過了花園，到達一座已荒廢了的高塔。塔正建築在河岸旁邊，高聳雲表，克留斯河蛇似的蜿蜒在下面。

河的對岸，就是阿來斯加家屬的地產，在這上面，離培許和卡雪文所立處約四十碼遠，築着一道水堤似的石牆。牆的高處有一塊欄圍着的臺地。十天前的一个早晨，少年伯爵琪痕·阿來斯加臥在一塊大石上的屍身，就在該處被人發現。

那里有一斷枝，掛在臺地的一顆樹幹上。從這一點上很容易想像那幕慘劇來——少年伯爵曾在樹枝上爬出，因為分量太重，樹枝折斷了，他於是就跌下河去。

「但是為什麼那少年伯爵要爬上樹去呢？」培許很要知道。
卡雪文立即回答道：

「他是想準切地把這古塔視察一下。阿來斯加一族以前原是這所別墅的主人翁，他們是生在這里的。」他立刻又說道：「我不該再多說什麼，警長，你知道你是爲了我的急切的請求而被遣派來的。我各方面爲許多謠傳攻擊着，故務請你詳爲偵查一下。你該去造訪阿來斯加小姐，那是最重要的事，她是

那少年伯爵的姊姊，也是她族中的最後活着的一個人了。離麥佐利之前，請你再來看我。」

那天午後二時，一個老僕把培許的名片給阿來斯加小姐看後，就把他引進一間裝璜簡雅的房间，他見他所要訪問的人正和另一男子談着話。

他一進門兩人都站了起來。培許認得那男子就是巴納。

「啊，你終於來了！」巴納欣喜地伸出手招呼他。「小姐，我介紹這位是培許警長，總部爲了這案子派他來的。有他到場，你什麼都不用憂慮了。」

培許一聲也不響。巴納的到場參與這件案子，並不是他所願意，把他呆住了。

當他還未啟口，巴納又說道：

「小姐，事情是這樣的：培許警長無疑已調查了證件，胸有成竹，來此詢求你允否把關於你弟弟慘死的一切告訴我們知道。」

依莉莎白·阿來斯加是個高身材的美麗女子，生得弱不禁風，悲愁却更令她容貌慘白了。她用一下可以被察覺的努力，把愁情抑制了，毫不躊躇的回答道：

「我其實還是不必訴說什麼，或譴責什麼人較好，因爲把我知道的告訴你們很使我悲痛。不過我也已預備說出一切。」

「我的朋友培許警長很願知道你最後看見你弟弟活着的準確時間。」

「晚上十點鐘。」

「他在夜間走出的嗎？」

「他離開屋子時天剛要亮，大約在清晨三點半鐘。我家的老僕聽見他出去。」

「你可知他是到什麼地方去的嗎？」

「他在前一天曾告訴我說要到臺地那里去釣魚。」

「那末在三點半直到你弟弟屍身被發現的時候的中間，你沒有知道什麼？」

「有的，」她停了片刻。「在六點一刻時我聽得槍聲一響。」

「唔，是的，有幾個人都聽見這槍聲。但要說那不過是一個獵人放的，也很可能。」

「我當時也這樣想。但心里總覺不安，我終於起身穿了衣。當我到那臺地，我看見幾個對岸的村人。他們正把我那可憐的弟弟抬到別墅的空地上，因為另一邊岸上是太峻峭了，不易把屍體抬上。」

「那末你的見解一定也以爲槍聲和你弟弟的死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吧？否則在驗屍時定會發見彈傷，但事實上却並沒有。」

「無論事實怎樣，我心理上總覺得槍聲定有一些關係。琪痕決不會爬上那顆樹去，那樹枝是不能支持他的體重的。」

「那末小姐，你定以爲是有人行兇了？」

依莉莎白沉默了一些時，努力振作一下說道：

「我告訴你們一切吧。但是必須把二十四年前的往事重述一遍。我父親並不怎樣富有，但也足夠供給我們很舒適的在那別墅內過活。有一次他在銀行事業上忽遭失敗，因為要賠償他的債戶，他不得已求助於格蘭的一個大工業家。那人借給他二十萬法郎，訂定了條約，如果在五年內不能把款目清還，所有的麥佐利的地產都須歸債權人所有。事情的議定極端守着祕密。」

「那工業家就是喬治·卡雪文的父親是不是？」

「是的，」她說時聲音梗在喉頭。

「四年十一月過後，我父親因腦充血突然死去。那時一向教養我們的叔父，一聽得卡雪文說除非

在一月之內把債還清，我們就要失去住家和田地的消息後，所受的驚慌，可以想見。這項借債的存在，誰也沒有夢想到過！但是他有憑有據，銀行經理也爲他證明。我父親沒有傳下什麼。於是琪痕和我被逐出了家，住到叔父這里來。他並不富裕。不久他死了，那老卡雪文先生也死了。

「琪痕和我就只得孤零零的住在這農田里。前面即是那古塔和別墅，以前原是屬於我家的。這一層就使琪痕愁苦着，年齡長大了，愁苦也加深了。有一天，他無意在書內尋出父親生前數年的賬目，記着他克勤克儉和幾筆成功的地產賣買所積蓄下來的款項。銀行收據也有。我到銀行去詢問，才知道父親在死前一星期已把全部存款提清——總數二十萬法郎！」

依莉莎白就把所說的賬目給巴納和培許看。翻閱到末頁，有幅草圖，畫着一個四分之三的圓周，圓周的右面又有一個直徑較小的半圓。這半圓有四條綫隔着，兩條綫的中間劃着一個小的十字形。

「這些代表着什麼意思？」巴納問。

「我們思索了好久才了解了它的意義，」依莉莎白回答。「可憐的琪痕最後猜透那圖描的是古塔的平面的輪廓。」

「這十字形呢？」巴納說，「指示老伯爵阿來斯加藏着預備還債的二十萬法郎的所在地是不是？」

「是的，」那女子承認。

巴納向地圖看了一眼後說道：

「那是可能的，老伯爵自然應該在事前留下他藏錢的所在的線索，但他的突然死去，使他不及把祕密告訴別人。當然，你們若要去尋找，必先得到卡雪文先生的兒子的准許方可。」

「我們立須進行的是爬上塔頂喬治卡雪文和我們雖不相投，倒也非常贊同。但是誰會有這本領

爬上塔頂呢？塔級已在十五年前毀了。我們把這問題討論了好幾個月，結果是——

她止了話，臉紅着。

「一場爭吵！」巴納代她接續下去說。「喬治·卡雪文戀愛了你，請求你嫁他。你拒絕了。他欲強使你答允，你就和他斷絕了交往，而琪痕也就失了踏上麥佐利地上的許可。」

「事情正是這樣。」那女子說。「但我弟弟不願作罷。他終日在塔前徘徊，想過了千百條爬上塔頂的計劃。正是他死的前一天，他對我說：『我不願放棄爬上塔頂的企圖，因為我知道結果定有成就。幸運會隨着我。我堅信終有一個奇蹟會發生。』可憐的琪痕，他永不會成就他的奇蹟了！」

巴納又問別的問題。

「那末你是相信他是在進行另一個方法時死的？」

「是的。那槍聲一定是喬治看見我弟弟的計劃的成就而放射的。」

「但是他何故開槍呢？是不是想劫搶你弟弟找着的錢嗎？」

「我不能說。」阿來斯加小姐立起身來。「我不是想為弟弟報復而作這種控訴，」她說：「我不過是自己這樣確信罷了。」

探訪就這麼告終。

那天晚上巴納和培許在小旅店內相遇，但並不在一處晚餐。第二天第三天他們也只在膳食時見面。培許忙着在左近一帶打聽問訊。巴納却閒適地在臺地不遠的草坡上遊逛着，在那里他可以很清楚地望見那古塔和克留斯河。他的活動是釣魚、吸煙和沉思。

第四天他會着培許，培許對他說調查已經完畢。

「我的工作也完了，」巴納說。「如果你也回巴黎去，就坐我的汽車罷。」

他。

「謝謝，」培許說。「半小時內我還要去看卡雪文先生。」

「好的，我和你在別墅再見，」巴納說完，付了旅店的賬，開車先往別墅去了。他一到別墅，被招待進一間大廳。牆上懸着幾個鹿頭，還有各色軍器和戰利品。卡雪文在那里候着

「我的同僚培許警長，」巴納說，「亦要到這里來會我。我們今晚就回巴黎。」

「那末培許警長對於調查後的結果有什麼見解嗎？」喬治·卡雪文熱切地問。

「唔，他已決意以為那案是絕對沒有什麼別種新的理論可以解釋。」

「你也和培許警長的見解相同吧？」

「我？」巴納抬起他的眼睛，復又低下臉容，現着可憐的謙和。「我不過是一個不足道的下手罷了，自己一點也不會有什麼見解的。」

他開始有意無意地各處踱着，又瞧着那裝滿了來復槍和鳥槍的箱盒。

「有趣的收集是不是？」卡雪文說。

「豐富極了！」巴納拿出一枝槍無意地舉上肩頭。

「小心！」卡雪文高聲地說。「那是一枝實彈的來復槍。」

「真的嗎？」巴納思慮地說着，把一扇狹小的窗推開，從這扇窗口射進一條光線來。

「你來瞧，」他說。「從這里可以看見花園對面的古塔的一部份。那是否就是那古塔的能俯視河流的一邊嗎？」卡雪文先生？」

「真是的，我以爲。」

「喔，是的啊！」巴納興奮地叫着。「我認出那石縫中間的黃色的花來了。你也能看見嗎？」

說時，他已把槍舉上肩頭，並不躊躇的開放了。那黃色的花就不見了，空中浮着一股烟。

卡雪文顯着惱怒。

「你的下人們是在別墅的另一頭吧？」巴納說。「那他們不至於聽得我所作的聲響的。但我覺得很抱歉那樣做——定會把阿來司加小姐驚嚇的。那槍聲使她多麼慘痛的憶起她的——」他打斷了話。

喬治·卡雪文勉強矯作着微笑。

「那末，阿來斯加小姐仍以爲那天清早的槍聲和她弟弟的死有關係嗎？」

巴納點頭。

「但阿來斯加是跌死的！」卡雪文辯護着。

「很不錯！」巴納露着冷臉說。「是跌死的。但他跌墜的原由，當然是因爲他兩手握着的東西突然壞了的緣故！」

卡雪文問道：「爲什麼？不是據他姊姊說他正在爬着那牆嗎？」

「爲了要找那老伯爵所藏的二十萬法郎，隱藏的地位就是在那圖上所示的十字形處。那圖也會給你看過。」

「但我永不會相信那種奇談，」卡雪文嘆道。「比如說他已積儲得這筆款子，那麼爲什麼不交回我父親而要藏起來呢？」

「理由說得極是，」巴納贊同說。「除非藏着的不是現款！」

「但怎能是別的東西呢？」

「假使說他已把現款交回你父親，而他在古塔的祕密角落裏暫時藏着的是收據，不也是合理的嗎？」

卡雪文驚跳了一下。「但是把收據藏起來有什麼意思呢？」

「你好像忘了，」巴納說，「老伯爵並不知道自己會突然死去。你要記住他是腦充血死的。」

「自從他受了累，他畫了那張圖，那時他的心理也許一直很古怪着，無疑地他意欲把圖留給他律師或另外的人保藏。」

卡雪文用拳擊了一下棹子。「但是假使說錢已還我父親，那你對於他從前的當他的負責人死後兩週就把地產佔爲己有這一點，怎樣解說？」

「他即使可以再去取那項借款，他也該知道已出收據爲憑啊！」

「也許他知道那收據的存在還是個祕密。」巴納說。

漸漸地，巴納的談話方式轉變了。喬治·卡雪文這時臉色慘白，身體戰抖，握緊拳頭站着，充滿了驚懼和忿怒。

「胡說，全是胡說！」他叫道。「你並無證據，能證明我父親會做過那種事。你——你該自己上塔頂去找證據！」

「好啊，琪痕·阿來斯加不是已設法上塔頂去的嗎？」

「用什麼方法？」卡雪文問。「你想叫我相信他是用魔術飛上去的嗎？」

「並不。」巴納說。「他是用一條繩！」

卡雪文快快地笑着。

「一根繩？你瘋了。我常見小孩子們把繩結在箭尾射出去，想把繩子射牢，終歸失敗。可憐的人！那些奇跡是不會在現代發生的了。即使真有這事，那條繩在慘劇發生後，應該被人在塔的牆上或地上發見的啊！」

巴納的態度非常鎮靜地接着說：「不錯，但是你知道他用的並非是如你所說的那種繩奇跡和你的理想相背——你用的那根繩並不是從下射上去，乃是從上落下來。」

「難道天會落繩子下來嗎？」卡雪文問。

「當然，繩也能從天上落下來。海底有許多從水面駛行的船上落下的東西！」

「天上並沒有船。」

「唔，有的。」巴納反駁着他，「不過我們不是那末想罷了——我們叫那些做氣球和飛機。」

「聰明的解釋！」

「對不起，實是個極端合理的解釋。如果你像我昨天一樣翻閱過去一星期的報紙，你就能看到琪痕·阿來斯加跌死的前夜，有一氣球飛過這裏鄉間。牠是在吉利的北面十哩處昇起向西而飛。值得注意的是報上還寫着氣球上有一捲繩拋下來，正落在古塔的牆角上，繩的一頭却勾住了臺地上的一枝樹枝。琪痕要把繩解下來，就必得把樹枝拆斷。他把繩的兩端結連在一起了，就爬上了塔。」

「後來呢？」卡雪文臉色突轉灰白，微聲的問。

「於是，」巴納接續下去，「有人站在這窗口——他是個眼光很準的槍手——看見那孩子正懸在半空，他就用槍瞄準了把繩打斷！」

「事後，這人急速趕到河邊搜索屍體，得到了那張收據。他然後再把繩子抽了下來，丟在鄰近一口井裏。但那井並不是怎樣安全的藏物所在！」

這段敘述，揭穿了卡雪文的罪狀。羅網緊閉起來了。卡雪文還竭力鎮壓着自己。

「你的胡言亂道我聽够了！」他高叫着說，「全部故事都是你造出來的，我會告知培許警長把你當作恐嚇欺詐的賊人趕出去！」

「如果我是來敲詐你，我就會先拿出證據來呢。」

盲目的惱怒着，卡雪文大聲道：「你不會有什麼證據的！祇有我父親親筆簽字的收據，才可作最有價值的證據。」

「這個就是，」巴納取出一張有印的黃色的邊緣已破損的紙來。「這不是你父親的親筆嗎？這文件上很詳細的寫着：『立據人奧格斯脫卡雪文，今收到阿來斯加伯爵歸還所借款目共二十萬法郎。以前所約均作廢。立此收據爲憑。』」

「這是無可抵賴的真憑實據，而且你，卡雪文，你一定早就從他親口說話上或死後所遺留下的文件中知道這張文件的發現，就是不利於你父親和你自己，也就是叫你失去你父親所遺留給你的那大別墅。你殺死琪痕阿來斯加就是爲這原因！」

「果真我是謀殺了他，我就該早就在他身上把收據取出啊，」卡雪文支吾着說。

「你早在他身上搜尋過了，」巴納嚴肅地說，「但是他身上並沒有。琪痕本是小心地把收據包了一塊石子先在塔上拋下來，預備下了地再拾取。我在河邊二十碼處找着了。」

巴納很敏捷的避開了卡雪文的奪取，把收據收回，停頓了片刻，巴納的呼吸增快了，他就說：

「這同樣是承認了你自己的犯罪。安靜點罷，朋友。」這時卡雪文正好像要暈倒下去。「支持着自己。有人拉門鈴，一定是培許來了。你是不願意他知道這事情的內幕的吧？」

整整地有一分鐘的時間在靜默中過去。終於，卡雪文眼光仍是像狂人似的，低着聲說道：「你這張收據要我出多少錢？」

「並不出賣，但在某種條件下，我可以歸還你，這條件的綱要我要在培許警長當面時向你提出。」

「假如我不依你怎樣？」

「那末我有揭露你祕密的責任」

卡雪文沮喪地垂着頭。這時培許已入和卡雪文熱烈地握着手，他說：「先生，在我離開這裏之前，我要你知道我所調查的結果，並且告訴你我的呈文怎樣作法。直到現在我還是和先前的見解相同，阿來斯加對於你的反對完全是沒有根據的。」

「是啊！是啊！」巴納說。「我也正在這樣告訴卡雪文先生。培許，我的導師，哲學家，又是我的朋友！又在炫耀素常的聰敏了。雖則如此，卡雪文先生却願意以德報怨，拿慷慨的態度來回答別人的惡言誹謗，他已決定把阿來斯加小姐祖上的地產歸還給她！」

培許如受雷擊一般。

「什麼你說是——」

「就是這樣，」巴納說。「事情並不出乎自然，卡雪文先生已有意在他吉利的工廠鄰近購置另一所地產，所以要把這裏的一所放棄。我午後來時，卡雪文先生正在起草送禮的文件，他又預備另外送十萬法郎的支票給阿來斯加小姐，以表謝意。卡雪文先生，是不是這樣？」

卡雪文毫不遲延地答應着，好像真是他的心裏的意思。他馬上寫了禮單和支票。

「在這裏了，」他說。「其餘的事我會囑咐我的顧問律師。」

巴納把文件和支票都接收了，封入信封，對培許說道：

「請你拿這去交給阿來斯加小姐吧，我相信她一定會感激卡雪文先生的厚意的。」

他於是就大踏步的走了。培許跟隨着，等到出了園子，他才問道：

「是怎麼一回事？」

「不用你關心，培許，」巴納說。「讓過去的成爲過去。這案已了結，雙方都有利益。你所要幹的事是

快到阿來斯加小姐那邊去實行你的任務，請她把過去一切不必再記在心上。等事辦完了，你到旅店來找我。」

培許去不多時就回來了。他帶來阿來斯加小姐的消息。說她已接受了麥佐利地產這件禮物，她的顧問律師便會去辦理一切手續。但是那筆錢她却不受領，且她對於送錢這樁事很惱怒，故把支票撕了。

巴納和培許就動身了。

他們到巴黎時已有三點鐘。巴納請培許一同進餐，培許溫順地跟着走了。

「請你先點菜吧，」他們進了飯店，巴納這樣說，「我有一些事要辦，立刻就回來！」

培許等候沒有多久，巴納就回來了。他們就大嚼了一頓。在飲咖啡時，培許才鼓着勇氣說道：

「我一定要把撕了的支票去還卡雪文先生。」

「唔，那我倒不願麻煩你，培許。那張支票並不值錢。我早料到阿來斯加小姐不會接受，所以我在把禮單封入信封時，已掉包了一張作廢的支票在裏面。不費什麼也不少什麼。」

「但是那張真的支票怎樣了呢？」培許咕囁着問，「就是那張卡雪文簽字的？」

「喔，那張？我剛去向銀行兌了現！」他翻開外衣，取出一捲鈔票來。培許這時努力把自已鎮靜着。

他們吸着烟，沉默了好久。最後巴納開口道：

「那真是無可否認的，培許。我和你的合作，總是非常成功。我的錢袋也充實起來了。但是我真爲你叫怨，老友，我們一起工作，厚利總是我得的。喂，培許，你做了我的助手吧？」

培許恨恨地望他一眼。他已十分惱怒，立起身來，掏出一張鈔票付了賬。走時喃喃地說：

「我想你這傢伙倒像亞森羅蘋！」

「我有時自己也這麼想咧！」巴納說時大笑着。

假指紋

事情發生在法國馬賽。

大約一年前，一個出租汽車的車夫，給人發現被殺在他的汽車裏。警探們起初以為這個汽車夫大約過車夫生活過得厭了，因此一槍了結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在他身旁的手槍上的指紋，證明他不是自殺的。

警探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去查明他最後一個主顧到底是誰。謀殺的動機看來顯然是爲了謀財，因爲死者的錢囊以及其他證明他的真相的物件都沒有了。後來根據了他的執照號數才曉得他名叫賈克脫里斯，他有一個妻子，但從來沒有一個仇人。

要把這輛「死神之車」的最後一個客人找到，本來不是一件輕易工作，全體警探努力了幾天迄無效果。有幾個乘客覓到了，但是驗驗指紋並不相符。然而最後，他們終於找獲了最後的一位乘客了。

他是一個英國人，他承認他確是乘死者的汽車回來，後來在他下車不遠的地方，這車夫便被殺身死。是別一個車夫作證，指證他確是這輛汽車的乘客，因爲當時這英國人會因價錢不對，不坐他的汽車而坐死者的車子。這車夫把他的外貌說得很詳細，所以警探們不費什麼力便找到了這個「外國人」。這英國人名叫哈里潑拉斯，無疑是嫌疑最重了。有人看見他走進死者的汽車內，沒有人看見有誰跟了他走進去，又沒有人看見他下車。

最足以證明他的罪的，這行凶的手槍上的指紋，一絲一毫正跟他的指紋一樣——連自己也驚異起來。他否認跟這車夫有說過什麼話，除了告訴他要去的地名之外，跟他爭執以至殺死他，更加不會有。

潑拉斯說他是從英國到澳洲去，中途經過馬賽的。

最令人懷疑的一點，他購買到澳洲去的船票，是在報紙發表了汽車夫被殺消息之後。他正擬搭最近開行的一條船到澳洲去，被捕時，他正在收拾行李。

然而，潑拉斯再三宣稱他絕對不會殺死一個比他更窮的人。此外，他又能够提出證明他自己無辜的證據。但是他的指紋難道會憑空飛到兇手的槍上嗎？警探們當然不肯相信。即使他有替自己洗脫的證據，但是警探們考慮之下，認為他是早已預先計劃好而殺人的。如果事實上，他確要比這汽車夫更富有，那麼他一定具有殺人癖，以殺人爲快事了。

根據了這點，他們反復地把這英國人審問。每天都要把他從獄中提到警局去。有一天巧得很，在警局中窄狹的走廊裏，他跟一個叫做桑薩哥的犯人碰到。桑薩哥是爲了一件小小偷竊罪，被提到局中來審問。

當這個犯人看見這英國人，他的面孔上於是現出驚惶不安，甚至是恐怖的樣子。後來當別人審問他時，他顯出惶恐和慌亂，完全沒有他向來的鎮靜態度。

同時，這英國人因爲在他走廊裏跟桑薩哥點頭，他的嫌疑更加重了。如果他跟罪犯認識，顯然他並不是好人，現在他更加罪證確實了，不過他們要找出他還有什麼隱情。當詢及他怎樣認識這人的，潑拉斯毫不遲疑地回答，他是在從英國到法國的船上認識他的。兩人在船上常常玩紙牌，每次都是桑薩哥贏了。

「紙牌是你自己的嗎？」他們向潑拉斯問，回答是：「不是我的。」

根據了這點，這件神祕的案件在幾小時內便真相大白了。原來桑薩哥用的是一種特製的紙牌。所以當他跟潑拉斯玩起來，後者的指紋便都留在牌上了。